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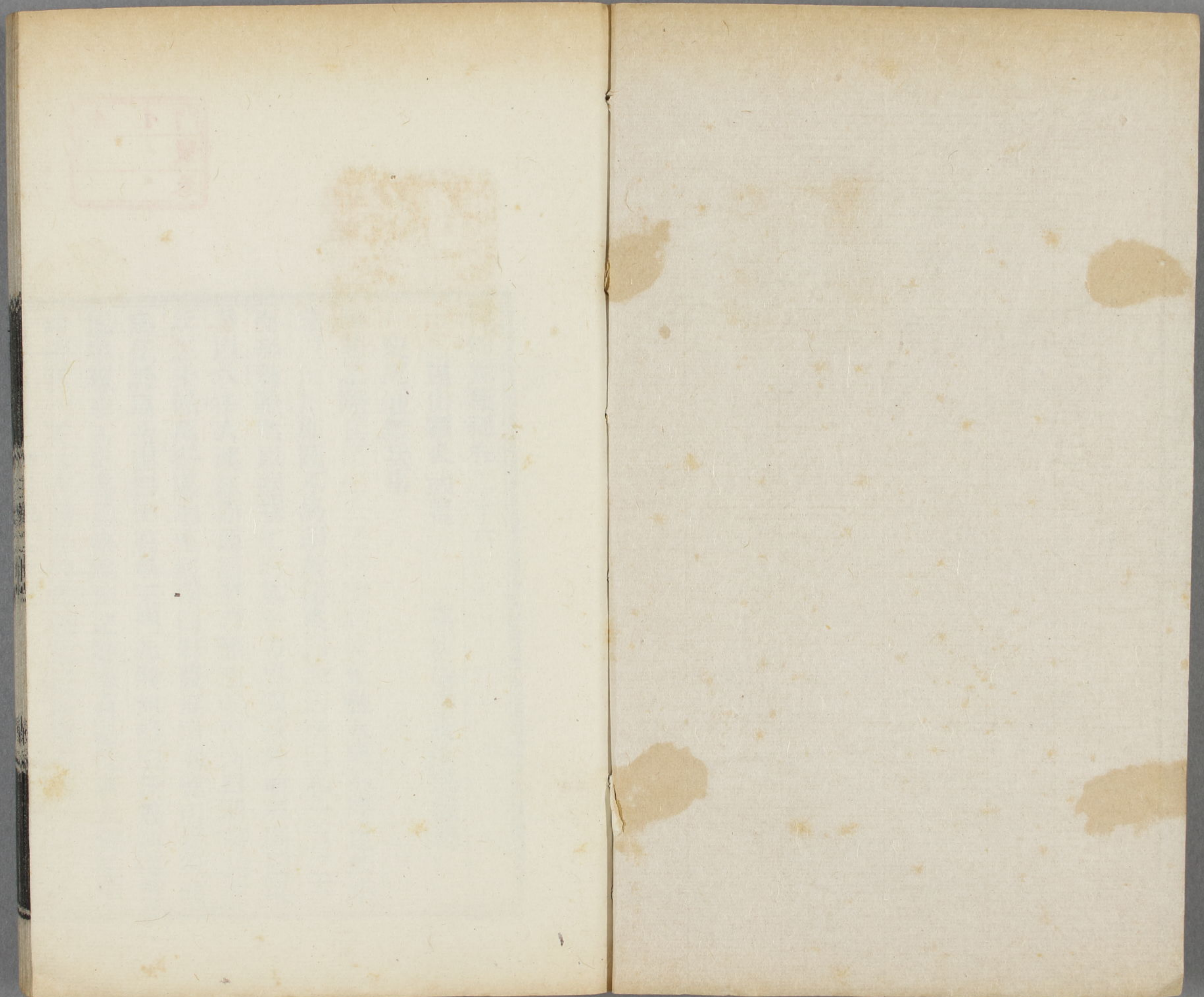
歸葉山房叢鈔

十五

增4
395
15

十五





門 1 4
現
卷



田知錄集釋卷二十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
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
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
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
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
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
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曾
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未載卜式語王翦傳未載客語荆軻傳未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未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未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褻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沈氏曰格論未云近代鄭

端簡作名臣記于韓國公李善長傳未載真部郎中王國用一疏其亦得太史公之法者歟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

梁氏曰漢興將相年表天漢以下皆後人所續以漢書校之太半乖迕如劉屈氂為澎侯而稱澎城侯王

章為安平侯而兩書平安侯章元成嗣父為侯也而曰因
丞相封扶陽侯元帝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羌八月任于
秋別將並進乃此移奉世擊羌之月為于秋反遣卻太始
奉世主帥斯皆誤之大者其餘年月官職駁戾頗多太始
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梁氏曰史記詔
臣表與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蓋太
初之見侯稱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為限斷故不數之
與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號分紀者判然不同表中太
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後人妄續當削之惠
景表有太初已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
後四字亦衍文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
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
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廢麗之賦勸百而
諷一皆後人所續也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
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

定下云馬車濱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
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濱錢氏曰琅槐屬千
乘廣饒屬齊郡又
臨胸下云石青山洋水所
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
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
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
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各
望齊矣史於世表作太公尚於
世家作呂尚以望為號未免乖反又曰太公細細安得預
知呂尚而望之太公乃長老之稱莊子山木有大公任釋
文引晉李願云太公大夫稱則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
或又以呂尚為太師三公故歟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

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亦太史公

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楊氏曰說文田字解

田陳也蓋以音相近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

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

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

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

人兒之比乎楊氏曰弟子傳亦多不可據

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

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

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

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

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原注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

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

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

爾

燕王遣樂間書恐即樂毅事梁氏曰史策書辭既殊而策復有留趙不報之言未可并

混為一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

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對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遺樂間書與遺樂毅書用意迥別其不報宜也屈原傳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沈氏曰此說誤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此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二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鄒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

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
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
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
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
得復在功臣之位卽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
定故凡已絕尊在前者皆
與不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竝存而未及
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
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
竝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
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

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
也當攷此竝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
原注史記田叔傳既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
下吏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
死陘城今任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攷之文 古人著
書有疑則闕之以待攷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
問之丹湖當問之是也梁氏曰案漢表梁王襄在位四十
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得稱諡必後人因增改梁孝王世
家而并改年表 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
也當云今王襄
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
之中自爲乖異錢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
南獄事又曰文可互見非乖舛也 又其
更名向在成帝卽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卽曰徵堪向欲以
爲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
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

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吳后園下云後八歲封
吳夫人曰吳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吳
園之日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
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凶莽矣
原注後周書蠕蠕吐作茹茹
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勢疆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
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疆新及西華長平潁川
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
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
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
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

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
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
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
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
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
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峻峭壁立
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
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縹緲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

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稱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時暴勝之為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宏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錢氏曰史文但稱昆弟子當時繩之故武帝嘉其盡力無私非謂周所逐捕者即衛皇后乘大夫也孫氏曰所云逐捕者白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本文並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為班氏之謬也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原注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為顏氏注而并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為大書原注本志司馬彪所說其山

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未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申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見淮陰淮南傳中要之蒯生尙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錢氏曰二淮兩字不成語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原注或曰進卽費字財貨也史記古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庠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榮而不

殊文義難曉荀紀為長原注按漢書蔡而不殊當作蔡而
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而蔡字亦音素葛反後
有善讀者倣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

之下足為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
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
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
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
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
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原注師古曰如古附庸
更名曰是會受莽封爵史為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
附城

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
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
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
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元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

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元以靈帝之世三為三公亦豈無錢者楊氏曰以子被劫而云有錢亦不然孫氏曰橋公於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於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豪蕩然無餘亦事理所恆有公為人剛急則有之未聞以貪黷稱不可以此議史文之矛盾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而黨錮傳表

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孫氏曰按黨錮傳上既列張儉劉表於八及而下文張儉

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則以張儉為八後劉表為八顧蓋此但指目儉之同鄉有八後八顧八及表傳號為八顧謂此與上文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者不同耳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

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為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而先主未稱尊號卽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
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卽位
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允呂據時爲魏高貴鄉公之廿
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
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白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
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
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爾以
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
此處爲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楊氏曰止
羽下添一

瀨字
可下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卽有十表八書表以紀
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
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錄立昉於周之譜牒梁
曰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列行繁紆以相屬編字
賦齊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大牙可接雖昭穆
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闕文便指舉目可詳
此其所以爲快也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
史記一書功在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
十表誠哉斯語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
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
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

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
 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攷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
 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
 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畧原注姚思廉梁陳二書李
 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
書李延壽南史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
史皆無表志交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
 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
 班馬之舊章沈氏曰救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志紀傳
 物者不能為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漏自東京
 以後典冊既闕人趨苟且陳壽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
 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史二史
 並因之不立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縱謬特多夫無志不
 得為完史有志而不淹
 貫不得為良史矣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并
 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
 德棻周書皆無志楊氏曰思廉百藥德棻皆唐人
 其不著志以別有修志之敕也而于
 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八隋
 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汝成案漢書云云已見前元本此題下僅一
 條別書是條於上疑先生刪去潘氏誤入云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
 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
 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馬貴與文獻通攷
 因而錄之不知其誤

續漢郡國志侯城改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
 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

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救文格論合二條為一末有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何歟數句而無上條之注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鄆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

衍楊氏曰五代時有諱后父者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

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原注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

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原注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尚書毛詩由是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

四經遂行於世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

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原注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

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

字明為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則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
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
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韋
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
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宣
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
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
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
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
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

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
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
昞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詔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
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論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
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
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
平公主子薛崇簡等元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
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竝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
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
柳慶傳字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

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教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
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原注冊府元
龜後唐莊宗
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
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為蕭揚州
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為公王亦其臣子
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至蜀
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
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史家雜采諸
書不暇詳攷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
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原注或以公羊傳
宰上之木拱矣則
墓亦可稱為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
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
十年矣錢氏曰予作攷異與
此暗合今已刪之矣

顯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
封謝艾為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
廉入雒周顛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守
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
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

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明又作洪

觀明楊氏曰以宏為洪宋人避諱改書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鍾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錢氏曰肥如故縣即謂廣陵僑立之肥如縣非遼西之肥如縣也志以孝武大明八年為正其肥如已省故不載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

廣陵分之沛郡乎

沈氏曰周枚舉云宋書列傳六卷末臣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虞今帝稱帝號而魏稱魏良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張賜傳十九卷又有張賜傳中稱廟號魏稱虞傳未有史臣論則六卷賜傳非約書明矣是當削去何未之詳考而互存耶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疆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疆魏起漢北以漢強為諱故改云代強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譽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楊氏曰姚思廉諱父名而改之其直書者援班彪之例錢氏曰接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撰而續成之梁書諸論述其父說必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仿孟堅漢書稱司徒班彪之例其但稱吏部尚書姚察出自思廉新意惟列傳二十七論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是傳刻之誤察非唐臣不應係以史臣也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則為獸丘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漂渚當是漂渚之誤錢氏曰漂渚是用韓信漂母事子山由金陵赴楚漂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

漂母進食具有典故齊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為漂也張勃吳錄日子胥乞食

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睢傳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至

於陵水原注戰國策作菱夫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

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水之上原注古溧瀨同字子胥

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

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為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

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

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

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直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為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干契勘故或以為哀帝或以為明帝曰孫曰此自前後二事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直誥稱其官為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

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為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為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是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僞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崇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徒神還廟處之不疑原注南史云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環厲色日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困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遭崇一以

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原注南史蕭猷作鼎猷傳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

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文段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諱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書此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為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原注冊府元龜

言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鼎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修上並賜緡絲銀器并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錢氏曰舊唐書修於石晉時初命宰相趙瑩監修瑩罷以宰相劉昫代之若後唐時監修國史乃宰相盧衛亭林誤便為一事蓋未攷五代會要也 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為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

而事不核矣

楊氏曰歐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別有禮志故也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

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

聖元年

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

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按舊

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

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

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

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

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

為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

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

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

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

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為未當

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

世子各方等

原注侯鯖錄曰方等者即周福義楊氏曰作蕭方者當是傳寫之誤必非歐公原本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

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迴為不侔矣如太宗

長孫后傳安業

原注后異母兄

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

知之

原注舊書

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

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原注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河駿大常議加宗廟邊豆其文兩

載於本傳及章綽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為通事

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原注此二事已見於新唐書糾

楊場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

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月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

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原注此說又見韋皋傳蓋

因陸暢之蜀道原注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

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

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

為短今以六尺為長於他書未見原注馬錢氏曰古尺短於今尺它書已言之矣

長六尺五寸錢氏曰古尺短於今尺它書已言之矣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

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

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為三人耳按文姚

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

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

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天蒙靈營

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營劉全諒

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營按王維集有送不

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詩不

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為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

見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營楊氏曰考異云

會要作馬今從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郵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

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

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

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

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

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
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鎛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
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
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
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
它異去其中閒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楊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

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錢氏曰此條吳氏糾謬已有之

舊唐書鄭繁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繁
可禮部侍郎平章事申書實吏詣其家參謁繁笑曰諸君

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
聖旨特恩來日制下墜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
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
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
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岐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
譏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置臨汀多山當是署令在前作論
在後而倒其文

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

楊氏曰自是子京見解之偏其改傳奕碎佛疏及伽毗家訓都不知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樂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輔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

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有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緡纜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上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

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
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
時尙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沈氏曰此亦史家
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
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原注金史張覺傳平
州自入契丹別爲一

軍執
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曰
北兵北主昂爲胡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
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爲敵至以金鹵爲金敵原注陳康伯惟
上大齊傳

胡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
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
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
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
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
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原注丑代史不爲韓通立傳楊氏曰
韓通傳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
李筠二也李
重進三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譏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
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為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原注劉祁字京叔渾

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玉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錢氏曰貞祐南遷以後事迹多取元劉兩家章宗以前則實錄具在非出二人筆也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為文繁矣正同此病楊氏曰金史較遼史為勝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諡之曰哀宗原注本紀息州行省諡之曰昭宗原注完顏史從哀宗為定而食貨志未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裁
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錢氏曰宋
史述與交
兵事亦止備大元未嘗內元而
外宋不可以是議兩史之優劣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原注白
撒傳其與
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
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
于一人之手楊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
阿辛亦是一人兩傳錢氏曰開國功臣首稱
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鞏國亦無傳
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
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
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

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
此義例之顯然者已紀繆若此矣
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
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
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
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
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
有所未備頗補完之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諸國憲宗續
平西域諸國則紀傳皆有之劉郁西
使記作丁中統四年具載諸國山川風土今西北四十八
家皆為元裔則元太祖世祖之勳蹟洵奇偉矣文宗本紀
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
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
言脫卜赤顏事關祀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
從之其後撤迪請備錄皇上固謙大凡往來奏答與訓敷
辭命及燕鉄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續為蒙古脫卜赤顏
置之奎章閣從之則太祖之勳蹟以奎章閣無書而不傳

矣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堦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於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管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矜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陞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陞州預書為州者誤錢氏曰滑州自唐宋迄金元無異名而志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仁為

滑州攷唐志雖州郡兼稱而改州為郡不過天寶至德十餘年耳乾元以後仍為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繫唐一代或為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於唐本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為一郡也東陽本隨州屬縣南宋升為東陽軍則與隨州各為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為崇信軍又為東陽軍此兩軍者一為虛衛一為實士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阜白且東陽與隨各自為郡而強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則外益甚矣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為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勝舉也又曰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繁簡耳單木刺吏州後升為團練其州名仍舊也志乃云後唐改為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云濟甯路唐名矣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志又云濟甯路唐鄆州之鉅野縣耳唐志雖云武德四年以縣置鄆州五年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年其稱鄆州者僅一年豈可以此繫

一代之承後周之舊濟州直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志於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為濟州北郡治單父唐初為濟州又為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曰之此條尤可怪異夫元和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期隋之濟州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於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溷而為一周瀕濟水立濟州二句當書于濟甯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州郡治單父不知何據及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俛為濟北郡耶瀕州之瀕縣陽志云舊為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子向瀕疑之謂湖南舊為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瀾州倚郭為瀾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瀾州為敦州改瀾縣為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即廢而元史臣乃以為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為瀾陽真可笑也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鑄范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錢氏曰蒙古滅金之時亦未有國號大元之名建于世祖之世則金亡久矣金史紀

傳皆追稱大元此明
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生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漢賜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閭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

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為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錢氏云齊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初年兵強天下亦必有過人之才故孟子許其足用為善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喪邦之辱後人校孟子書者疑孟子不當仕湣王時添入宣王諡而尚書未及添者故知史記所書得其實趙氏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為齊宣王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為湣王遂至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既立章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不外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命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為宣王無疑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殺之齊實因齊破燕而為燕昭王報怨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想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為湣王然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曉章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年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距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

宣王為燕所破者潛王國策本自明白計宣王破燕之後
不昭二即溥王嗣位二十九相符則國策之文原與孟子
合而顧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年謂齊宣公
日此周赧王元年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四
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年田威烈王
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和立時齊康公之元年周威烈
之二十一年也康公二十八年改元魏于馬陵時梁惠
年而桓公卒威王立威王三十六年改元魏于馬陵時
威王卒時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威王之後元也明
國策齊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時周赧王之元
之交及蘇秦死齊宣王因復用蘇秦又曰太子平謀將
之儲子謂齊宣王曰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于
宣王與孟子同時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于
其人與孟子同時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于
國策雖短亦經之佳語已自太史公作史記于魏增哀
既代此因竹書未出襄哀字詭不知惠王有改元之事猶

可說也至齊之桓威宣湣移易其即位之年于齊人伐燕
事不錄反取孟子而表謂在潛王十年田齊世家又缺
而書雖傳而晉書東晉傳誣之于前太平御覽實字記
竹書後于宣王是紀年一書傳誣之于前太平御覽實字
之通鑑止據史記集解所引荀勗之言記惠王改元
十之通鑑止據史記集解所引荀勗之言記惠王改元
鑑綱目遷就孟公自後說者疑仍祖史記甚以荀子北
取燕王在位之詞疑孟公自後說者疑仍祖史記甚以荀
謂宣王在位之初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黃氏震曰鈔謂宣
之伐燕在易王初立取地又將之伐燕始是子之亂
顯王之朝百詩西書釋地又將之伐燕始是子之亂
齊年于前溫公移齊于後迄今千有定論者百數十
共商此非事其臆斷即巧作調人未有定論者百數十
孟子即疑此事辛酉後考訂紀
年閱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

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卽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日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攷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通鑑改之

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攷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楊氏曰宣紀本云幸雍荀氏紀則云

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卽明帝也通鑑乃書于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尙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元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

原注在今汜水縣

河清縣柏崖倉

原注在今孟津縣三

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原注並在陸縣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

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

嘉倉原注六典東都有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原注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

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

陸運之備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

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輸原注疑當作踰巖險之地俾負

索引艦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

漕水作廣運潭于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

耀卿尚陸行十八里河運始于齊物則直達于長安也下

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談氏曰溫公之作通

鑑也參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真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繼左氏而興者誰復與京哉然亦開有七病

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

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

詔讞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為秦始皇

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

冢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為高皇帝此皆政事之大

者而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遣

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也他如日食

地震水旱蝗飢郊天祀廟行幸還官命相封王皆通鑑所

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十之三至如更

始元年王莽廬江連李憲陳郡淮南王光武建武三

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上意追斬

憲封帝意為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王稱帝則書于馬

成破憲帝意斬憲則不書是為無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

立南北二馳道至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

是為無首漢惠帝三年冒頓遣高后嫚書樊噲願將十萬

眾橫行匈奴中郎將季布曰前嘗頓圍高帝于平城漢

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

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

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

二字無所謂矣獻帝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卒別駕糜竺

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

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
中結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家
骨無所謂矣所謂復如晉安帝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
滅南涼虜其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為后遂厚待
至宋營陽王景平元年熾盤后密與虎臺謀殺熾事
皆見殺而通鑑于義熙十年豫書殺虎臺至景平元
月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
多死連年飢饉而通鑑一載之七月又載之于十二月
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而通
神功元年聖歷二年兩書之欲望罷為太子賓客本
視元年二月而通鑑于聖歷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
於此即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
六年納吳娃是為赧王之五年也則惠文王之生或
七年之納吳娃是為赧王之五年也則惠文王之生或
時亦不過十二歲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
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然則平原君之養士後事
可便綴于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敖為留侯十一年
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此十
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良從帝入關之時不
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為太子傳何得先以帝者師萬戶

自居日通鑑極嚴于歷日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載之
而刪之者甚多乃細核其中時日之錯亂者亦復不少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揚州
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充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
高隆之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禊宴于樂遊苑庚
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為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
甲侯詔為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合討侯景夫乙巳
庚寅後十五日豈得反絳之於前且二月既丙戌與庚
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既有甲申則丙戌不應又有
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為庚辰則丙戌不應
巳何反書于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再見焉所謂雜
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俊欲棄
城宿戎校尉張璠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
遣征東將軍張璠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
天錫遣征東將軍張璠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
據若為三人今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則本一人之
事也但載記于太和又從十六國春秋于太和復不知
已從載記于太和又從十六國春秋于太和復不知
何所本而作掌據夫張也常也掌也姓則岐而為三據
據也名且析而為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
生武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庾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為
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

温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
清水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
小字智隨明帝泰始六年書以王子智隨為武陵王其後
則又皆書武陵王贊前稱字後稱名者是晉成帝咸和八
年慕容軌遣庶弟幼暉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暉為仁
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穉者東走幼
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
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
掖是合二人為一人北齊幼主高恒禪位于任賊王潛自
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為宋胡身之不考北齊書妄為
注曰齊猶未亡不應遠改國號宋國當是宗國凡此皆皆
誤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為相元之以此事要帝
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
國親勿任臺省并罷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
杜賦外貢獻七請勿造寺觀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
直言十請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
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盡而温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
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要棄不取安思順為朔方節
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既而思
順誅以子儀代之光弼懼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
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倡亂非公不能東伐
豈懷私忿時耶涕泣相勉以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

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為節度猶未
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道之分兵東討下此詞臣
之筆誤而温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
光弼為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削削是因秉筆者如
微疵遂沒薦賢者之大度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誣者如
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壘而
死交帝為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
書亦無異詞而通鑑乃云冲與榮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去
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為太子押呢
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
伯孝伯亦不為之諱軌後侍內宴將帝鬚曰好老公但恨
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遭擗及天元即位問譯曰我脚
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烏丸軌為向以守交將鬚事上逸一譯字
事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將鬚事上逸一譯字
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軌為向以守交將鬚事上逸一譯字
為身之遂注曰孝伯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于不免也
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譖賢之謗矣唐人皮日休
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獨孫光憲比夢瑣言云日休字襲
美襄陽竟陵人也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
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
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大學謂其蹴揚豐踐釋老使孔子
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為友著書數十

卷皮子三卷黃寇申遇害而通鑑于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偽官行朝臣如裴湜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為翰林學士或亦偽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于古入中識孟子于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甘心臣賊乎況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為信矣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

臣日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原注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汝成案不載文人是也而屈原不當在此數諫懷王人秦係興亡大計通鑑屬之昭睢而不及屈原不可謂非脫漏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澨注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澨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澨營軍臨隨則澨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

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
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
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
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
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
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
功也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
衍請總衰而環經注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
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
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

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
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
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
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龜注云四者
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
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
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
竝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
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
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

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

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

楊氏自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注書不為駁難小顏云詆詞言辭倚摠利病乃效示

盾之仇讎非復紛澤之尤潤顧氏所取正所詞也
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弊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

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挈傳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

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合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鬪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甯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六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

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
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八傳曰明
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
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
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
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若靈公廢蒯瞶立輒則蒯
瞶不得復稱曩曰世子也稱蒯瞶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
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
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
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

孫氏曰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

宋亂

事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
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原注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
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為說以附會之
安在其為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
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
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注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岫無草木岫

原注疏岫當作岫

石戴上謂之隄

崑土戴石為祖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芣引少
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

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
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
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
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
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
十八年引玉藻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
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輦
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
注公文交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

引詩鼙鼓逢逢誤作鼙鼓泮泮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
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
蘇軾書傳研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
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并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
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楨易幟聞蹇大象引孟
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宋元晦中庸
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爲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
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
誤作三公捐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
之四瑚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引發氣滿

容今儀禮之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公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

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諡也父非諡諡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尙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闞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原注宋自夾際鄭氏始著氏族畧以前人多未講此故與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微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
字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
昭公不立杜以為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
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
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為昭公守
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為
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
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畧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
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沈學博曰言僅有言非死者又非首惡也

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
弑君之罪加為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為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
字而嘉其名沈學博曰若以孔父為名則夫字而嘉其名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為氏按家語本姓

篇曰宋潛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
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然則仲尼氏孔正

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源

字也若言山甫孔甫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占人名嘉字子孔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
是亦以孔父為字劉原父以

為己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
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原注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

名三命 亦未嘗以名字為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
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原注杜氏以仲為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
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
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劉子單子以王
猛八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
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
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干畝之戰生解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干畝非
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
及千畝戰正義曰枯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

十甲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沈學博曰後漢書孔融傳曰劉表所

為不軌非不容誅至於國體宜其諱之齊兵次楚惟責包

謂王師敗結不書晉人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

勸此春秋之意也幾內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吏可書之

事莫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

戎以戎故不足諱也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

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為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

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

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

堅右垠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從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亶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間按猶有八

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其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

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顧司業曰杜解非傳謂非常者以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月災異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於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為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姚氏曰案此杜自以長曆推之而以辛未當為七月朔傳本有云也此下惟正月之朔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語而釋八之不則前此經師引此以解用當于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為傳文遂莫能辨若傳當日本有此文則此周六月乃立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亦未以六月為七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

德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真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

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為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

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半年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為堅辭以諫也盧氏曰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棟謂固即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司馬即大司馬固文承上省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相台說此事云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卬固之字其義正相台說案史記宋世家凡諫詞皆屬日夷似大司馬卬子魚盧衡杜解非是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繇上為之田蓋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

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

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

原注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錢氏曰凡蔀首之歲無閏餘今有閏餘一不得爲蔀首故言魯歷步不正孟康說誤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

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卽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蟲于宋解曰宋人以蟲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鷁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偃解曰畏國人以大

義來偏已非也畏穆嬴之偏也以君夫人之尊故汝成義亦正

釋且字則杜注為得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眾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囂無復部伍楊氏曰觀亦字則杜解為是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沈學博曰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

十六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非也謂不復從事於楚沈學博曰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瑩為楚師所獲不

復從軍而歸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為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湜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救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

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
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
分公室而季氏釋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
矣楊氏曰杜解是以一軍供霸國豈無家獨無與者乎汝
成秦如先生說則季氏三分四分公室皆出於爲公不
可罪矣奸臣計在肥已而顧以一軍獨供四國之征求使
孟叔不與有是理耶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觀此則穆子所謂不能者可知周制言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然觀晉侯大國也至獻公始作二軍魯大
國也至襄公始作三軍蓋三軍者備數而不調發穀梁所
云諸侯一軍據常所調發者言之未可非也以邱乘之法
計之則天子當得十二軍諸侯當得六軍以其半爲羨卒
唯田與追胥則畢發此王者之法制而非見行之實事也
後世三萬戶以上便爲大郡以百
里七十里而欲備三軍殆有不能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
齊也非圍防門也沈學博曰通志長城距防在肥城縣北
十五里卽此塹防門據太山記山西北

有長城延袤至海當是靈公所
憑以禦晉者訖於戰國加功耳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

天子曰某士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范宣子非汝城案守
臣當依杜

氏謂范宣子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
子天子命卿而樂桓子又未嘗得罪於晉侯

二十三年禮爲隣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隣國責之

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隣

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於母之兄弟乎沈學博曰第舉禮
爲鄰國者而平公

之非禮着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
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

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

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愚

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于三家非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眾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堂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嘗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筭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為劉盆之父獻公非汝成案書無先君句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為此也解以為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

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沈學博曰鄭

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內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曰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丁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輿次云九江八斗一度廬江八斗六度豫章八斗十度丹陽八斗十六度會稽八斗一度臨淮八斗四度廣陵八斗八度泗水八斗一度六安八女六度是吳越同次

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使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傳云越得歲也鄭精於歷算有以知之錢學博曰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為吳分野牛女為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惟南天文訓以須女為吳與越絕書正合但須女為元枵之次而得為吳者秦歷冬至在牛之六度故耳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乃字作𠂔脫其下而為𠂔

字漢仙人唐公昉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

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為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

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為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概王奔楚為堂谿氏

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傳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汝成案明邵寶譔左傳

附注五卷後錄一卷傳遜誤左傳注
解辨誤二卷俱見 四庫全書總目

考工記注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
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浴前蔘
猗柅從風字作前音蕭原注宋玉九辯前櫛蔘之可哀兮
形銷練而疾傷張衡西京賦蔘蔘
蔘對櫛爽櫛而上文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云
迤讀為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原
引人居幹之道苗粟
不迤則弓不發注同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
出一人之手

爾雅注

爾雅釋詁篇楷直也古人以覺為楷禮記緇衣引詩有覺

德行作有指德行注水引

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為郵傳之郵恐非古
人以尤為郵詩賓之初筵是日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
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芻而靡裘
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妄
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
也谷永傳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婕妤賦猶被覆
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敘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皆
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為過甚之
義原注文選盧諶贈劉琨詩眷同尤良用乏驥駭李善引
杜氏左傳注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文通汝成案郵
傳是正義以為過
失之尤是通義也

國語注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
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堙卑順其自
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
益增而高也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
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元月王召范蠡而問焉原注爾雅釋天九月為元注云魯哀公十

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

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
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
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即原所
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為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為序儀禮
鄉射禮豫則鈎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
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分殷周
興忌輕專兮鄂吳盧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
武丁舉傅說者也注以丁為當非

荀子注

荀子案角鹿垂隴種東籠而退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
敗披靡之貌原注新序第三卷亦言隴種而退劉學博曰案角字當為衍文蓋涉上而誤今考
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八蜀車騎驃騎從者
二十人為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
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
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
人尙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
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
云桃部地名按部卽楸字一人注畫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注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
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
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為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
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還言曰祖龍者人之
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梁氏曰今
年祖龍死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為確各處竝誤作今年潛
邱樹記論之云今字必明字之譌證有二焉一果三十七
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
讖其伎倆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
不驗李白古風云壁遺瀉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
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
見史記本尙無譌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播岳西征賦注
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閻氏所未及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原注今大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輜輶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蟲不可以破蟻蝨言蟲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書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

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

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為二

原注孟子卿祿二大夫

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

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為嗛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惘然不嗛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曰膳暗之嗛於口竝是嗛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嗛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儉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亦嗛字而誤從人

曰曠即曠漢書作慙志義同
索隱以為不滿之意非也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原注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朔參差之失

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錢氏曰古法用平朔故日食有在晦及二

日者唐以後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合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

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曰

元狩云原注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為之而武帝

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倘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

正義專指正月且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

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何

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何奴有

斗八漢地直張掖郡楊氏曰斗是突絕之意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

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揚雄傳南至宜

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鼎湖當在其中間也

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

以為湖縣在今之閭鄉絕遠且無行宮梁氏曰攷史漢及黃圖水經注四皆

作湖乃古通用字如湖陵縣史漢多作湖陵風胡子吳越

春秋作湖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即此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為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

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

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頽象人之

顏頽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放已辯之錢氏曰頽與崖聲相近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是頃侯以前之

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

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據原注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周禮九命作

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論者原注

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姚刑部曰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稱侯故疑衛本伯魯不知周初字諡之法其稱伯者以字為諡非爵也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為侯矣豈待夷王時哉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乃自立為一句為楚武王為一句蓋言自立為王後諡為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諡也此說鑿矣頃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沈明子襲父名知林邑之將亡孫因祖諡識楚懷之不振然父子同名尤可嗤也尉佗自立為南越

武帝此後世事爾一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為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為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哲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為鄭子哲之哲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不部低除饑切

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爲低回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徊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併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

梁氏云此不足君所謂此豈不乎此字下當有非字

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

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孫臏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搯其肱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

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

原注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剄不殊

樛里子傳今伐蒲八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

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梁氏曰策作蒲人於魏衛必折於魏與此同一費解疑有脫誤索隱引策云今蒲八於秦衛必折而八於魏吳注亦言一本作蒲人於秦當是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洗

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錢氏曰按小司馬說非也詳上下文義似謂衍之說始謂泛濫而要歸于仁義節儉耳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

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諡為靖郭君以號為諡猶之以氏為姓皆

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為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

得諡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當作一句讀

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資財求容執仇

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强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蠶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為

輶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

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址音管賈誼

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為轉也

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筦故知幹管二音

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錢氏曰幹从軌聲音烏括切猶善有害聲去八不妨

相轉也師古之說失之拘泥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

至尸鄉廢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梁氏曰案索隱本置下有

廁字與漢書同今本脫汝成案張釋之傳從行至霸上居扎臨廁注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滄日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橙音側義亦兩通錢氏考異云予謂廁即側字側旁从人

隸變為厂與廁圖字从广皆不同劉伯華音初吏反小司
馬以爲義可兩通蓋廁廁兩字唐以前已相溷據此訓廁
爲側則史漢皆通矣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卽禹禹字

盧縮傳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封之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
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
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
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
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
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
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做卒

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
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
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
也賈乃引此以爲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恩當時之薄俗可

知矣楊氏曰當從注說

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是之
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原述張釋之傳如淳訓爲選未
盡錢氏曰調字當以如淳訓唐人初任皆云調見於史傳
不勝枚舉宋時尙有常調官好做之諺常調猶言常選

也明人始有改調之例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漢書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后八

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

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梁氏曰按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

詞有菑川王膠西王濟南王故陽虛侯齊王齊文王菑川三王皆文帝十六年始封陽虛侯文帝十六年改封齊文

王文帝十六年薨則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方氏補正又謂是年乃文帝四年故盡三年年三十九不說年四十

者是年未盡此因本傳誤書四年而謬解之惟補正載蔣西谷語為確蔣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尚未精要事之三

年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二十九出治病即有驗如下文所云也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

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為共治一老秃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

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

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

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

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為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為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合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

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

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延厚延陵謂季札

梁氏曰延陵季子非俠且不可言近

世與四公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趙延陵生當之戰國策以作延陵君又不得稱王者親屬疑延陵二字衍漢傳無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家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

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

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